



晚清的 裙带政治

何满子 等 著

何满子 等 著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緣身在此山中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的裙带政治 / 何满子等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78-3305-8

I . ①晚… II . ①何… III . ①政治—研究—中国—清
后期 IV .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310号

晚清的裙带政治

| | |
|------|--|
| 著 者 | 何满子 等 |
| 责任编辑 | 刘东成 |
| 版式设计 | 国广设计室 |
| 责任校对 | 徐秀英 |
|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
| 社 址 |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
| 邮 编 | 100866 |
| 网 址 | www.chirp.com.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40×940 1/16 |
| 字 数 | 208千字 |
| 印 张 | 20 |
| 版 次 | 2011年1月 北京第一版 |
| 印 次 | 201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78-3305-8 / I · 191 |
| 定 价 | 36.00元 |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 | | |
|--------------|-------|-----|
| 孤独的陵园 | 「朱增泉」 | 1 |
| 多尔袞身后是非 | 「金性尧」 | 16 |
| 儿子与位子 | 「二月河」 | 22 |
| 雍正与术士 | 「二月河」 | 30 |
| 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 | 「启功」 | 34 |
| 当文人遭遇皇帝 | 「李国文」 | 50 |
| 驯心 | 「王充闾」 | 64 |
| 论八旗子弟 | 「王春瑜」 | 85 |
| 我认识纪晓岚 | 「二月河」 | 97 |
| 洪亮吉遭戍案 | 「金性尧」 | 102 |
| 王鸿緒的密折 | 「金性尧」 | 106 |
| 「清廉」的庸吏——曹振镛 | 「李乔」 | 111 |
| 「冲冠一怒为红颜」 | 「黄裳」 | 114 |

| | |
|--------------|----------------------|
| 我爱傅山…… | 「李 乔」 ¹¹⁷ |
| 我心目中的郑板桥…… | 「启 功」 ¹²³ |
| 「难得糊涂」漫考…… | 「李 乔」 ¹³⁰ |
| 关于金冬心…… | 「黄 裳」 ¹³⁵ |
| 禁诗与戒诗…… | 「邵燕祥」 ¹⁴⁶ |
| 谒台湾郑成功祠…… | 「霍 达」 ¹⁴⁹ |
| 细雨仙霞关…… | 「凌 力」 ¹⁵⁵ |
| 一个绍兴师爷的贫富观…… | 「李 乔」 ¹⁶⁰ |
| 想到了孙之獬…… | 「冯英子」 ¹⁶⁴ |
| 倾听历史的声音…… | 「凌 力」 ¹⁶⁷ |
| 清末大员对外情的愚昧…… | 「何满子」 ¹⁷² |
| 晚清的裙带政治…… | 「何满子」 ¹⁷⁴ |
| 谋官术与做官术…… | 「李 乔」 ¹⁷⁷ |

| | | |
|------------|-------|-----|
| 从兰儿到慈禧 | 「贾梦玮」 | 180 |
| 清末文人看香港 | 「霍达」 | 190 |
| 『六不』钦差叶名琛 | 「霍达」 | 194 |
| 香港与太平天国 | 「霍达」 | 198 |
|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 「邵燕祥」 | 202 |
| 曾·左·李 | 「唐振常」 | 205 |
| 曾氏语录 | 「李乔」 | 211 |
| 他这一辈子 | 「王充闾」 | 217 |
| 李二先生非汉奸 | 「唐振常」 | 227 |
| 器识与命运 | 「王开林」 | 243 |
| 为谭嗣同一辩 | 「邵燕祥」 | 256 |
| 意气书生(节选) | 「陈益」 | 259 |
| 张之洞不上军机处台阶 | 「何满子」 | 270 |

| | |
|------------|--------------------------|
| 梁鼎芬糊涂一世 | 「王春瑜」 ²⁷² |
| 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 | 「王元化」 ²⁷⁵ |
| 赫德与《辛丑条约》 | 「唐振常」 ²⁷⁸ |
| 李莲英有所畏 | 「邵燕祥」 ²⁸³ |
| 伪造合影 | 「王元化」 ²⁸⁶ |
| 造火柴的笑话 | 「流沙河」 ²⁸⁹ |
| 容闳及其环球航海轶事 | 「郭存孝 周文杰」 ²⁹¹ |
| 杨乃武案 | 「李 乔」 ²⁹⁷ |
| 跪拜礼 | 「王元化」 ³⁰⁰ |
| 人之初(节选) | 「凌 力」 ³⁰² |

孤独的陵园

朱增泉

“五一”放假，几人相约，出京城，向东去，至遵化，游清东陵。清王朝的皇家陵园有多处，关外有“盛京三陵”，埋的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入关前的列祖列宗。入关后历十帝，分葬两处：遵化清东陵、易县清西陵。清东陵埋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帝，以及五帝名下的一百三十多位皇后、嫔妃、贵人、常在、答应、福晋，其中包括慈禧，还有十几位格格、阿哥。另外还埋有一位重要人物孝庄文皇后，她是上述所有这些人的长辈。这些人物，贯穿了清王朝从入关初创，到中兴鼎盛，再到败落衰亡的全过程。

游清东陵，追怀清王朝入关创业之初，必看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庄文皇后是皇太极之妃、顺治帝的亲生母亲、

康熙大帝的亲祖母。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清室入关后能把天下打下来、支撑住，并把江山坐稳，很快走向盛世，她是个关键人物，发挥了关键作用。史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她有三大功劳：一、驾驭住小叔子多尔袞，依靠他领兵入关打下了中原天下；二、扶持六岁的幼子顺治帝坐稳了天下；三、顺治出天花早逝，又扶持八岁的孙子康熙帝登基继承大统。康熙帝十岁丧母，由祖母孝庄文皇后一手扶养教诲，终成大器，把大清王朝推向了鼎盛。孝庄文皇后如此大功大德，但在浩大的清东陵众多帝、后陵园中，昭西陵却是一座“局外之陵”。清东陵在昌瑞山南麓用一道四十里长墙围成一个大圈子，名为风水墙，所有帝王后妃们的陵寝都在墙圈以内，唯独把孝庄文皇后一个人孤零零地葬在了风水墙外。

出了风水墙大红门向东一拐，有一条窄窄的便道通往昭西陵。它与墙圈内的乾隆裕陵、慈禧太后定东陵等处的热闹景象不同，这是一座孤独的陵园，“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几个游人来。看来，人的习性就是哪里热门往哪里去，活人看活人这样，活人看死人也这样，很难改。神道上有个碑亭，碑已破碎成乱石，互相挤卡在一起，有些已散落在地。据说有一年冬天一个牧羊人在碑亭中生火取暖，引起火灾，将亭和碑烧成这样，一直未修复。进三座门，院内迎面一个废墟，这是在一次地震中被震塌的一座殿宇，房屋已拆去，只剩房基。废墟后面的正殿还在，但香火冷落。在清东陵，孝庄文皇后的辈分最高，子孙们都在风水墙内热热闹闹、济济一堂，却让她这位老长辈一个人冷冷清清在大门外看大门，谁看了谁都觉得不可理解，

这是为什么？

关于昭西陵的这个奇特位置，众说纷纭，但都难圆其说，已成为清史“疑案”之一。核心的说法是“下嫁”说，即所谓孝庄文皇后下嫁给了小叔子多尔袞，不成体统，使皇族子孙“颜面尽失”，使臣民们感到“羞愤”。因此，她死后落得个“进退两难”的悲凉结局。进，无颜再去盛京昭陵与皇太极同穴埋葬；退，清东陵风水墙内没有她的位置，免得玷污子孙。孝庄文皇后死于1688年，享年75岁。她死后三百多年来，“下嫁”之说盛传不衰，她身后由此遭到严厉的“道德谴责”，这一切，“野史竭力渲染，正史无法回避，专家各持己见，世人莫衷一是”。今天再想去廓清“下嫁”说是真是假已不可能了。假也罢，真也罢，这个“疑案”本身已成为无法抹去、又无法修改的历史。问题已不在于它的真假，而在于这种舆论本身，它说明了什么？

不得不令人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一则真假难辨的“下嫁”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影响？这个问题的全部深刻性在于：它反映了满蒙游牧文化在与以儒家礼教为主要特征的汉族文化相融过程中的某种不相融。这种不相融的成分，在孝庄文皇后身上凝聚成了一个化不开的“结”，最后以一座昭西陵将其固化成一个千古“疑案”，留给后人去思索。它已经成为一种昭示：不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

人们常将元、清两朝作比较。成吉思汗威震欧亚，但元朝入主中原不足百年就被明朝取代了，以一代天骄的英名开创的伟大朝代何以如此“短命”？教训就在于它没有认真消

化吸收汉族文化，没有用汉族文化将自己武装起来，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始终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相比之下，清廷入主中原后能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努力消化吸取了汉族文化，并成功地把自己融入到了汉族文化之中。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清朝消化吸收汉族文化获得巨大成功的一面，却忽视了它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的一面。

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清代皇家碑刻，都是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而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告诉我们，满清入主中原，在文化上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三个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而这三个民族的文化，有体系上的不同，也有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极大差距。有的专家认为，入关前的后金（清）政权，尚处在奴隶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有人甚至认为它“尚未正式进入封建社会”）。但满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消化的民族，它从关外发迹到问鼎中原，完全是一个“边学边干”的过程，一切都带有草创性质。它的文字是努尔哈赤指令额尔德尼、噶盖借用蒙文字母创造出来的，后来皇太极又指令达梅根据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做了一次修改完善。对满族来说，消化吸收蒙族文化是一回事，而消化吸收汉族文化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满、蒙两个马背民族在文化上有着相通相承的关系，它们的文字是这样，习俗也是这样，相互间不存在文化上的根本冲突。而汉族文化已是一种严密完备的封建文化，与游牧文化体系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也不同。虽然满清皇室力图用汉族文化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使自己全身心融入到汉族文化中

去，并且做得也很成功，但马背民族某些本色的、质朴的固有习俗，却与汉族文化中的儒家礼教水火难容。这些难以相融的东西，势必会在满人消化力极强的消化道内凝结成几块“结石”——昭西陵就是这样一块“结石”。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成功者的尴尬”。

二

孝庄文皇后成功地驾驭住了小叔子多尔衮，这是清室入关后能够夺取天下、坐稳江山的关键一环。但她的这一成功，却为她身后带来了莫大尴尬。全部原因在于她背后有一双汉族文化的眼睛，正以儒家礼教的目光紧紧盯着她，望风即捕，见影便捉。

清王朝帝业的开创，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祖孙三代人的艰难奋斗。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历经三十余年艰苦奋战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在关外建立了后金政权。又十年，势力大振，迁都沈阳，向关内逼近。但在辽远战斗中被袁崇焕击败受伤，不久身亡，未能进关。第八子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皇太极积极吸纳汉族文化，参照明朝的汉族制度，在政治、经济、典章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改革，为问鼎中原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前期准备，但他又因脑溢血猝亡，死时 51 岁，也没有来得及进关。清室入关是在顺治元年，但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还是上幼儿园的年龄，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在顺治帝福临背

后，站着一位既顶天立地、又不显山露水、极善以柔克刚的关键人物，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是蒙古族人，本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科尔沁贝勒赛桑之女，生于公元1613年，十三岁嫁给了皇太极，生有三女一子，封为庄妃。小儿子福临继承帝位后，尊为皇太后。入关时，皇太极刚死，她以32岁守寡之身，拖着六岁的幼子福临，孤儿寡母，跟在小叔子多尔衮统率的八旗大军后面进了北京。当时，两大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一、入关后如何驾驭住小叔子多尔衮，把中原天下打下来；二、如何扶持幼子福临把天下支撑住，把江山坐稳。难矣！

多尔衮，清初一代枭雄。他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生于1612年，比孝庄文皇后大一岁。努尔哈赤死的时候，皇太极即位，却令多尔衮的生母乌喇那拉氏为努尔哈赤殉葬，逼她自杀。实际上，这是在皇太极与多尔衮两位同父异母兄弟之间做出的残酷抉择，使多尔衮失去依傍，确保皇太极继承大统。皇太极为了化解与多尔衮的矛盾，采用“以情感人”之法，将这位丧母的幼弟带在身边征战多年，既让他经受磨炼，又对他悉心呵护，兄弟之间建立起了真诚情谊。皇太极十分赏识多尔衮的聪明勇敢，赐以“墨尔根代青”封号。“墨尔根”即满语善射者、聪明人，“代青”即蒙语统率者，连贯起来就是“聪明王”。后来又封他为睿亲王，“睿”即睿智，与“聪明王”同义。皇太极猝死后，围绕皇位继承权又引发了一场激烈斗争。多尔衮以他与皇太极生前的亲密关系，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并断然诛杀了“跪请”他出来当皇帝的阿达礼和硕托。

多尔袞的举动一举平息了皇族内部的争斗，在满洲贵族中树立了威望，他也由此获得了摄政大权，群臣议定由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孝庄文皇后深知，皇太极死后，他的兄弟辈和子侄辈都想争夺帝位，但在多数人心目中，够格的莫过于多尔袞。多尔袞有胆略，有才干，诸王贝勒都“属意”于他，不少人甚至“跪请”他“即尊位”。虽然他当时义气万丈，“誓死不从”，但日后会不会“帝”心萌动？很显然，能否驾驭住多尔袞，是她扶持幼子福临帝业成败的关键。孝庄文皇后对多尔袞采取的方针是：抓住一条，其余放掉。我可以把清室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你多尔袞，你可以尽情地去施展你的才能，但大清朝的皇帝必须由我小儿子福临来当，你多尔袞千万不可生二心。由于孝庄文皇后既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放开了多尔袞的手脚，使多尔袞获得了施展拳脚的最大空间，多尔袞也就倾心戮力地效忠顺治帝业。孝庄文皇后由于在福临继承帝位的问题上得到了多尔袞的全力支持，日后的江山社稷还得靠他鼎力扶持，平时常有军国大事要与他相商，所以“传出懿旨”，令摄政王多尔袞“出入禁中不必避嫌”。如入关前夕，范文程奏请多尔袞发兵入关，“多尔袞夜入深宫与太后相商”，如此等等。多尔袞的这个特殊待遇，后来成为人们议论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袞的口舌之一。

正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军与农民起义军混乱交战、明将吴三桂为报私仇前来投清之际，多尔袞抓住千载难逢的良

机，率兵入关，日夜兼程，挺进北京。1644年5月28日清军还在山海关外，6月5日已经抵达北京。第二年，攻灭南明弘光政权，并乘胜南下，扫平各地抗清义军。第三年，进军四川，镇压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至此，大清江山宣告大定，多尔袞立有盖世之功。多尔袞除了具有超人的才干和魄力，另一面就是桀骜不驯，飞扬跋扈。他随着功劳增大，后一面表现得更加露骨。他摄政七年，权倾朝野，除了对顺治的帝位没有敢张口外，其余想要的头衔他都要到手了。顺治元年十月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二月封为“皇父摄政王”。最后这个头衔，后来成了人们议论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袞的“铁证”。

三

自古以来，在婚嫁问题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观念是有极大不同的。以王昭君出塞为例，她于汉元帝时自愿远嫁漠北，做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妻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他前妻生的儿子立为新一代单于。汉成帝一道圣旨，命王昭君“从胡俗”，再嫁新单于为妻。这样，王昭君先后嫁了单于父子二人，岂不是更失“体统”？但千百年来，人们似乎很少提到这一点，王昭君在人们心目中一直保持着美好形象。什么原因？文化视角不同。人们看待王昭君再嫁前夫之子，是用“从胡俗”的眼光去看的，觉得这是胡人的正常习俗，没有什么。再以孝庄文皇后本人为例，她的婚姻状况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受到的“舆论关注”也完全不同。

满族为了夺取中原，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同北方蒙族结成牢固联盟，为此满族皇室都与蒙古贵族通婚。孝庄文皇后是蒙族人，她和她的姑姑、姐姐三人都嫁给了皇太极一个人。“姑侄三人嫁一夫”，这在汉族人眼里几同乱伦，但由于这是清室入关前的事，在汉人眼里那是“胡俗”，因而并没有遭到“舆论谴责”。假设（只是假设）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袞即便真有其事，若按满人固有的习俗去看它，在清室内部也不见得会把它看得多么严重，至少不会把它看得严重到要“葬到墙外去”的地步。但用汉族文化的眼光去看它，问题就大啦。不管是否真有其事，仅这种“传说”就已“不堪入耳”。

特别要看到在这件事情上的政治因素。“下嫁”一事被炒作得如此沸沸扬扬，完全是由明末清初一些具有“复明反清”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一手造成的。明末有位遗臣张煌言，写有《建夷宫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讽刺孝庄文皇后“下嫁”的：“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由于张煌言是明末遗臣，他这首诗历来被当作孝庄文皇后“下嫁”的证据拿来引用。有一点必须弄清，张煌言是位反清斗士，他一直坚持“复明反清”立场，顺治年间多次在闽浙沿海一带举兵反清，直到顺治十六年还追随郑成功北伐反清，一直打到长江流域。切齿痛恨满清朝的张煌言，以誓与满清不共戴天的情绪写下这首诗，主要目的是大做反清文章，对事情的真实性不会多做冷静求证。据说他诗中提到的慈宁宫，其实失火后当时还没有修好。至于后来，到了晚清时期，清廷已腐朽至极，民族危

亡，国将不国，中国社会又掀起了一股反清浪潮，清末民初出现的一批野史、演义类小说，也连篇累牍地渲染这件事。但人们从现存的清代官书、档案中，找不到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袞的任何记载，找不到足以可信的史料依据。

政治化、情绪化，都助长了对这件事的风传和渲染。当然，从更本质的层面看，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礼教与满人婚俗之间的差异，想造这么大的舆论也造不起来。要说乱，汉族历代皇室不乏其人。秦始皇的母后乱不乱？武则天乱不乱？但儒家礼教在“文化”上却历来是道貌岸然的。

四

孝庄文皇后是位有大见识的人。《辞海》对她的历史作用做了这样的评价：“世祖、圣祖均年幼即位，时于军国大事，多所指画。”这个评语无疑是出于某位资深史学家之口。世祖即顺治帝福临，圣祖即康熙帝玄烨。两代幼主，军国大事均仰仗这位皇太后、太皇太后把握调度。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十万大军北伐反清，围困南京，攻克苏皖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清廷震动。顺治帝惊慌失措，欲走关外，遭到母后严厉申斥，告诉他这是丢弃祖宗功业的懦弱行为。顺治帝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发誓御驾亲征，统兵前往讨伐，又遭母后批评，告诉他每遇大事不能如此轻率鲁莽。孝庄文皇后亲自参与调兵遣将，打退了郑军，恢复了清廷对江南的统治。郑成功退守厦门后，1661年发兵收复了台湾，为民族立了